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七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

宋晁補之撰

記

拱翠堂記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屏左則如濤如雲如虎如蛇騰涌挈蹙雜襲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馬逶迤雍容離立而孤驤中則平原綠野

桑柘禾黍井閭溝洫什伍而縱橫泉出于山夏冽而甘
冬木落山瘦泉渟而不冰泉旁土腴潤宜九穀百果衆
物皆夥其南踰百里至于汴舳艫萬艘以輸賦于京師
以下入于江淮淝荆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
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衝以
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
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
之聞也豈人皆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惟其

憧憧而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
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勝士
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林以為樵蘇為逋
亡聚而泉以為漚以飲牛馬千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
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天地之美為可惜又東北俗推
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愛而不以語人
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蓋如嶧山靈岩或有
名秦已來或名天下四絕處與齊境諸泉皆清泠鳴射

如線如珠仰出竒異以皆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況未有名于昔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無足怪也而竇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澹寡嗜好嘗為一尉即拂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娛故能獨得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曰此樂神所祕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時往焉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沒十年其子明遠始益築圃疏沼為亭為庵而面勢作堂臨泉

之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山也則以拱翠名之
曰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
佐宋都始識明遠於國子生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
明遠因道拱翠勝絕且圖其圃以來求文為記而余未
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富春四合皆山民居蟻附山上
而中大溪蜿蜒貫之嘗自言仕宦幸至縣令當求富春
然吏居不可久也又竟不得況田晦耕稼終身優游之
樂哉又嘗聞膠西牢山有老人七八輩不出山食其山

中藥皆百餘歲耳聰目明意甚慕之而念不可以遠墳
墓欲築室故緡城東以老而緡去山遠相其原阜見似
山者而喜則泉山之往來余懷可知矣而明遠方年少
氣銳日夕治其業為揚名顯親事則雖其居之勝草木
日茂池檻日修而有時去之得不為猿鶴林澗之辱且
拒哉昔漢隱者王儒仲與令狐子伯交後子伯為楚相
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書儒仲車服甚寵而
儒仲子方耕見客不能仰視儒仲愧焉其妻曰始君志

何如今子伯之貴孰與君高而慚兒女子乎儒仲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余以謂師道潛德不愧儒仲而明遠溫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

有竹堂記

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埽地置筆

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雲

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窗几案
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彊譎而
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狹而卑
天雨榛蕨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橫而蒙翳人不
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
棟而指其牖曰吾固詔客矣客蹶然而笑曰今夫渭川
之千畝淇園之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杯

若孟若桐梓之軀其膠繚岨岩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
特出屋檐而摩牆堵也莫春者春雷隱山萬竒奮角如
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
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已竿南引
江漢浮渭而亂河困束箴屬而下者為筒為干為屋椽
捷菑千丈之竿徧國之藩籬是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
悲哀娛耳者皆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
器竹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質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竹

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脩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
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蹶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
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鵲沈為美木
而交趾以為槃食羸白鷗錦雉山中以醢腊而貴人以
百金致茗以為粥而胡人以為佩夫物固有以多為賤
而以少為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
百坊之碁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垣比車
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瀆囂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

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貧者置圖無所況於其他哉然則
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
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儵然而喜諄諄然
語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松柏
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
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
賤也夫多猶不可賤而又況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
昔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

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今文叔居有竹丈叔姑亦洒掃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堂上不去曰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潁川晁補之无咎記

清美堂記

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美為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為愚

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為不
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
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
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
焉行四方則久慕交之居朝廷則附者衆若此皆自以
為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為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徼
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
責汶之陽盧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

悅築圃而居之為堂以臨盧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盧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陂隰推巖而澗漫青齊之往來者歧路迤靡牛羊麥禾膏野極望鳴鸛鶴而下鳧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為錦堤鑿堂之東西為池植柏其唐以達于門為逕為臺為庵為亭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為樂叢竹雜果竒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

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廛市者朱墨搶攘之與居米鹽誼啾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余終歲優游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為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耶柳子厚以謫居遠方一旦得官捨而去孰與余常有此也於是求文潁川晁補之以記之

補之曰嗟乎昔之君子進則急於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懟不逢則誣溪谷草木以自解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可矣近時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羈旅於魏嘗歌曰盧泉之瀕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盧泉也獨嘗以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北也庶幾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白蓮社圖記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慧
遠愛此山下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林故
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
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德聞風
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
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
禺道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

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蜀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最善陶淵明陸修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畏之即驅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呪水洗弟子足使閉自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至姑臧跋陀羅嘗見彌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

及羣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
送客常以虎溪為限最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
過溪然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
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
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為鑿二池種白蓮
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為荊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中
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為此圖
筆最勝然恨其畧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十八人

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物因龍眠之舊者十
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侯翌雲氣倣吳道玄受塔天
王圖松石以闕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忠恕卧槎垂
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鞬服以
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鷗若鳥
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為山石位置向背物皆作粉本
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摹寫潤色之余幼慕無生法墮世
網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城八

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為思山辭十數醉輒歌之初見李
圖悠然忽如蠟屐扶杖行其中故為此圖特盡意

澶州學生登科記

周公封於魯禮樂傳焉孔子生於魯六經出焉學之為
聖人事其求莫近於魯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
衛固兄弟而政豈兄弟也耶雖然周公教康叔以求商
之遺民賢人君子長者康叔能修之武公文公有文章
道化益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於詩具在也孔子取之

適衛而言曰庶矣哉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聖人之於
衛亦不可無澤也秦并天下立州郡至於今不改而君
角之亡地澶即其墟始余自南州求濟中流而歎知衛
之美也登南北城而望則山川迤靡圖記可指蓋楚宮
頓丘泉源淇水須漕之地仿佛而在其詩曰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則原其國俗好學而樂
善本於餘習者如此自季札見夫五人者以謂衛多君
子其國無故則其所從來者舊矣非特孔子時為然也

而秦漢以降士或忘其故習不醇乎文學之緒有夏育
尚氣任俠之風述往事者不善子羔脫身於孔氏之難
而喜道仲由結纓於臺下之勇也蓋莫盛於漢質直如
汲黯曠時而不一人而倜儻喜戰鬥如後魏李崇輩比
者迄於五代往往而出相望也反而思之然後知治天
下病學校之不設太祖太宗神武不殺四夷屈降真宗
北巡叛虜奪氣而澶之人始開門相往來人人知本農
桑勸學校以不忘其故家遺俗之盛士亦稍稍能自有

聞於時繇學生而取科第者自興國逮元豐可攷而記者若干人其一時行事皆有可道而不幸窮天且世無人者又不可勝訪斯已盛矣今天子以儒術治天下而汲郡韓公之守澶也能推天子所以樂儒術之意行之其邦始命其叅軍晁補之率邦人諸生而與之游且告補之曰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也降是則君子不能無勸焉士而知讀書為儒取科第列士大夫以歸榮其親榮其邦人焉亦可尚矣子無乃為次敘其名氏而記之予

聞而益喜曰不可一日而不治者三畹之宅猶如此目前之事猶如此況人倫所以本乎跨浮梁而望大海之奔渾為馬圖為榮光神氣之發也獨人異哉將必有君子如季札之所道其理然也因歷攷其古之所以盛所以衰與夫風聲氣俗之變而載若干人者於其後使邦人諸生一過而知焉後之大車駟馬洋洋乎四方人指以為勸者亦知夫所以致此自公之教而始也公名璫官右諫議大夫云元豐三年十二月某日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濟為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為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蔬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櫟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為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熄煙然

不勸又好為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為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豐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為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畋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蔚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為宰每醉而

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
與人也蓋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綽孝基孝孫亦
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
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
遷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驚起馬前館無遺址
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穀壠間風雨摧剝蒼皮白
枝龍虎躩擎而上數十尺道衍隰而來未見也下馬半
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南

數百鳧雁飛集鳴啞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
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
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
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
之大方則啾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
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疎矣且營三亭曰
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確三
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

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

為近市利日不足鋤犂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
無邑居故吾里之為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
求贏餘既異俚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
賢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
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為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
子豈但數過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
已也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潁川晁補之記

近智齋記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夥
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地盡攬
而悉儲之譬以芥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
著卦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
人蓋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
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
不知者迺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

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居之意也是不
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時襲水土刪詩定書雅言
執禮至於韋編三絕曰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
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
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
臧武仲亦稱智而臧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
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為言惟好學為能近
平居無事反觀而內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

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絕若續譬空中雨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近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逐無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無止而吾知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蓋學之効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術不與時偶廢官休其屢

八年而卷之草沒屐或嘖之輒自語曰足固未嘗別而士相與戒而遠之曰是其術也不利人昵且招悔而袁君耕道獨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衰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莫見或易與言如家人卒不侮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余記誦益落文字益疎顧無以應耕道求又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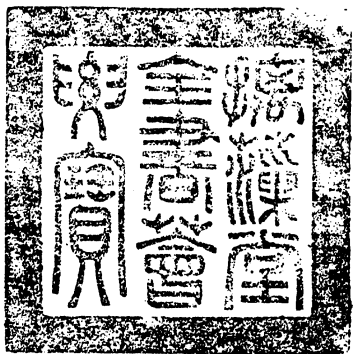
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得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時習之為說譬氷水為之而寒於水苟不已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官爵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矣人之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而遠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為之名其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四日記

雞肋集卷三十

謹案卷二十九第十七頁前五行而雙門直別宮

按宋文鑑直作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燁

騰錄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一至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九十八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一

宋晁補之撰

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

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鴟鵂赤冠長喙
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
馬石甯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
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睜而顧如麋鹿不可接
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
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
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
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

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海棕森然如鬼
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
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
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睡鄉閣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
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
無疾痛札厲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

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
游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反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
其反利害以謂凡其所自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
之間居齊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鄉既寢
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
下大治如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
禹湯股無胼脛無毛剪爪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
往來武王始克商還周自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

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叩鐘雞人號于
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
方化人而神游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
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竒其學而游焉不得其塗大迷
繆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秋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
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國吏莊周
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
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亡歸或以

為之徒云嗟夫余也幼而行勤長而競時卒不能革豈
不迂哉將因斯人之問津也故記之

潛齋記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溫而趨寒高
室雙翼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晦曖光景
不曜蓋若蟄蟲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
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鵷鸞野無豺
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

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劍喑鳴咤叱
北收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黃閣之末議聯紫微之
別班正容端色以齊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今
反幽幽默逃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
倒行而逆施者邪子瞿然而驚舍然而笑曰有是哉主
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為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
之所為幸乎安也朝有鵝鸞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為
有殆乎享也而反以是而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為

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
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
蟲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信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
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
者回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而
浸揚潛乎潛將以為不潛者矣客俛而出因記其語於
壁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少日讀書不陞孔子之堂自夔咎繇而下若巫咸傳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為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佐不足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為策悟非已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檀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時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晚得釋氏外生死說始盡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

道徒窺其藩謂盡至清言誤世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
陶潛歸去來詞覺已不似而願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
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
之意故頗摭陶詞以名之為堂面園之草木曰松菊松
菊猶存也為軒達其屏使虛以來風曰舒嘯登東臯以
舒嘯也為亭廣其趾使庳以瞰池曰臨賦臨清流而賦
詩也封土為臺架屋其巔若樓瞰百里曰遐觀穿室其
腹若洞深五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

也為庵抱陽而圓之以嬉晝倚南窗以寄傲也曰寄傲
為庵負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
所居遠山水非柴桑比門直通道有長坂亘其前數十
里故渠縈之蒲柳蓊然魚鳥之所聚有丘壑意俯而就
其深為亭曰窈窕既窈窕以尋壑也跂而即其高為亭
曰崎嶇亦崎嶇而經丘也凡因其詞以名者九既榜而
書之日往來其間則若淵明卧起與俱仰榜而味其詞
則如與淵明晤語接躄躄自得無往而不歸來矣猶相

觀左右意不自足懼失淵明一語也因喟然太息自幼壯至于白首勤苦蘄盡探聖賢之蘊上則欲觀性而復其初次猶欲慕古人著之行事晚無一諧乃徒恐迷而忘歸又欲盡屏所習使空無有至為一淵明懼不足何哉學道者惡夸夸則不近且人才力有分以盡為人之所為而求有功則常不足以盡不為人之所為而要無事則常有餘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淵明其幾矣又陶之自敘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淵明誠於此有餘
裕今余居不至環堵衣不至穿結食不至屢空以若所
養為淵明固易而余遭盛時嘗見識拔汗臺省國恩未
報而決然去之以若所歎為淵明固難一以為淵明易
則是余與淵明俱欲以此自終而予難易乘除一以為
淵明難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有辯也或曰淵明亦晉
人抑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為其葛天氏之民與奈何
曰嘗讀釋氏說譬如動目能搖湛水今余與子常動不

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試與子去夫膠膠擾擾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喉喘寧而顛汗止而后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泯然見其塗巷乃余與子昔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后淵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子贊易之言也而晁氏得以名其堂何耶惟宋八世道隆而治洽皇帝以聖孝既右烈

考亦以教民孝詔歲丁亥為大觀元年因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公諱仲康之母夫人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與其兄仲謀喜而議以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於是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制曰黃氏蘊仁積善享有耄齡可壽光縣太君其子榮君之錫而慶其親之享斯榮也以少牢告禰廟且告漳州又告其祖如禰廟禮

又周示其族人鄉黨作堂以奉夫人而名之曰積善退
飲酒相賀為歌詩以馭訓詞以昭夫人之淑慎以慰其
心而介期頤謂補之曰吾君盛德在書所謂斂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者其賚及我家爾頃為春官屬列太史
氏此國之昭典盛事家之餘慶爾職書之補之曰諾禮
祝則名君為神厭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為尊厭也自
夫人言之皆子而下若載事法皆名昔晉樂書實鍼之
父鍼為右書以將越載君鍼曰書退鍼名父不悖禮猶

在益恭之列非車上儻之類請以諭不知者而後書惟
晁氏自漢大夫以忠探七國之旤本而撥之以安劉氏
劉氏無遺旤享國四百年而大夫不終漢祿以身膏東
市奉祀無聞焉又千有一百餘年而文元公起家仁義
忠信樂善不勸益具於天爵實兄弟三人伯刑部侍郎
補之高祖也叔吏部尚書夫人舅也皆中和孝弟慈惠
而愛人用鍾其慶六世子孫男女嬪婦至口五百而夫
人為子婦今存屬最尊又獨享是壽祿康寧悅豫晁氏

之積善皆歸焉抑晁氏自文莊公秉政勳業在王室逮
今六十餘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而夫人之仁善於是
獨報將其子誠孝幹母之蠱神實祐之亦夫人少艱約
晚迺儲此如訓詞旨蓋六世口五百未有及者雖來者
未可知抑鮮矣豈造物者報其人雖如易語積善必有
餘慶而享斯報者亦必如夫人淑慎身所自履有以致
之耶然晁氏為善者亦多矣或不享又何也不然吾宗
之餘慶久躋且復起將自夫人啟之夫人既屬尊歲時

集會子孫族人蝨斯雁行官學者冠者提者抱者少長咸在而補之迺於夫人為族曾孫年五十五矣獨素髮垂領搢笏跪起以壽夫人於羣從之後蓋世之老人見曾孫尚多有之如夫人見曾孫數十其長者已白首又自有孫在昔良少於是具載本末以為世積善者之勸云

永感堂記

東平董耘武子年少以孝聞既葬其親天堂山之下而

築堂其北以享以居而榜之曰永感書來求文曰非以
記室字之陋也以極耘不孝之思也某泣然曰某少孤
不天中年太夫人棄養愛生不能死以皇皇就食于四
方遠者十年近者四二年迺一歸手拔墓上草則泚吾
顙我尚忍記吾武子斯堂也哉天下莫悲於言言莫悲
于音若曰孤子之鈎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的則音無
此最悲也夫隱鈎珥奚取於為音緣名而益悲則武子
之名斯堂其意悲矣天下豈有無親之子哉捨所厚而

從其薄或宦學遠鄉里無朝夕養死且不葬聞斯堂之名則怛然內熱如吾泚者多矣而武子不泚是乃武子之所為以孝聞者也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孔子曰孝哉閔子騫宰我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充武子之志則雖未敢曰方孝於子騫而尚足以愧不仁之宰子豈但泚夫如吾泚者而已哉是乃武子之所為以孝聞者也人亦有言忠孝不兩立王尊叱其馭於九折坂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士亦以是藉其口捐其親從利而不顧然有王尊之志則可不然食人之食以老無補而覩其面於人間託移孝以自恕驚歧道而亡羊聞斯人之風其亦庶幾乎有慙而復也哉年月日鉅野晁補之无咎記

宋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特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

贈特進吏部尚書晁公以慶歷四年九月己酉既葬於祥符大墓矣後六十六年實大觀四年三月壬寅改定

于任城魚山先是祥符地卑多水患自特進公五子伯
庫部公而下雜然以為慮而叔虞部公尤患之議遷不
果至是特進公子皆前沒而虞部公之子泰寧軍節度
推官前知莘縣事端禮朝散郎前通判徐州事端智相
與議必成其先志以告羣從諸孫及庫部公之孫補之
等曰祥符水患諸子之責猶諸孫之責也且特進公之
子庫部公而下皆葬魚山遷魚山宜抑族墳墓以安神
則從以烝嘗合食則類又宜衆曰唯於時諸孫存者莘

縣為長莘縣迺走京師告特進公墓并舉河間縣太君
劉氏之柩護奉以歸啟窆易槨改祔惟美凡資用皆莘
縣力也初補之居蓬萊縣太君喪始學地理行視魚山
崦中若虎若牛回抱踞盼勢盤薄可喜乃厚其賈取之
手植四松定南北既命師袁才筮地袁徙其域稍東纔
五尺而止前十丙室遷庫部公與夫人之柩至是以特
進公劉夫人宅丙室而將以壬甲二室遷庫部公與補
之考朝議公以從特進公兆焉既即事又屬補之記本

末而特進公氏諱爵里行事之實已載端明殿學士李
淑所撰誌銘中不復書獨記改卜及所告祭文并納壙
中若庫部公諸弟子孫婚宦則各具於銘誌皆不復出
云魯孫朝散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飛騎尉賜緋魚袋
補之謹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公生祠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隴西郡開國李侯茶少以文
詞及進士第所居官官治熒然有聲於搢紳間公卿大

臣若當塗之顯人言其才可用者以百數而侯於莅官
務盡其心力蓋慕昔人奉法循理不肯少如玉多如石
者故人不得而置親疎世亦不得盡其材而侯亦超然
自得於二累之上守其操不改外若不足而中無愧焉
者也尤長於治郡有遺愛於同華商邠四州而蒲又侯
之里也故士以其老成為矜式民懷其舊以謂知吾俗
而不迂吾安其治而不忘者莫如侯乃相與謀其子弟
若邦人之樂善好誼者為侯立生祠會補之自尚書郎

出守蒲下車拜侯於里中問民所疾苦求施設之方且
誦秦穆公求黃髮則無過之言以為請而侯亦欣然傾
蓋晤語與之忘年又因以教邦人諸生悌長而貴老此
守之事補之之志也或曰以侯之才雖官視九卿年耄
耄以康寧而食飲猶為不遇補之曰士有志遇不遇有
命若常情言者仕而不至將相皆不遇也以義則一官
而可以行志皆遇也龔遂黃霸郡守也而尊魯恭卓茂
縣令也而貴其同時公相位四人上者豈皆傳然則貴

且尊果不在爵遇不遇惟其所施屈吾指以數往行而

吾無愧焉者則吾之遇不既有餘矣乎嘗試過侯之居
陞高以望其前則太華削成四方轟然倚立而參天右
則黃河出於龍門洶乎蹈蹙而鳴地南則首陽危顛不
毛伯夷叔齊之所登也東則王官深谷絕跡司空圖之
所藏也因顧侯而語想見古昔之盛夸奪相雄間不容
息與二三君子之遁逃一世寂寥長往雖勢相什伯皆
忽然而過如吹劔一吹何有得失而侯乃以少壯陳力

有政四州老乃休此固異於斯人者兒童流輩如風中
燭而侯獨白首笑傲康寧食飲如平時有何不足而慕
夫世之役役生趨榮而沒有恨者以為愧哉因舉酒而
起為侯壽曰樂哉非不遇也崇寧元年九月旦日記

雞肋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九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銘 贊

文恭胡公硯銘

天不愛道實生異人地不愛寶發為物珍人惟文恭物則硯美介如石焉斷可識矣公在場屋文詞崛竒此硯出之如虹如霓公來侍從詔命雍容出此硯中為雷為

風公居廊廟謨謀宥密亦此硯出以澤萬物遺其子孫
折墨棄筆世不乏才亦卿亦弼貴人有金後益不學硯
如龜殼以支床脚粵公是作

端溪硯銘

森然星辰不可以天文隱然堆址不可以地理有儵忽
相遇之際或執其樞雲翔而雨駟似神而非於是以茁
萬殊

七星硯銘

如天其蒼匪正色杓攜魁枕森的礫有尊如辰粵帝宅
其傍嘒者儼若容廣野成宮象所積古媧擣鍊疑此石
不敢箋詩以寫易斯文星爛從爾出

大圓硯銘

黑月模汗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
不可轉視吾爾硯

歛硯銘

黜其貌虛而不屈溫其俯動而愈出貶溪之名躡溪實

如世之不名爾實何

金星石硯銘

天雲而星雨斜橫有河漢象從石生濡老潘煤雲崢嶸

段端夫硯銘

出
端之窟惟玉質厲以立我溫以與物故用不既如山泉

胡琴硯銘

有琴之名無琴之聲託君之詞哀玉鏘鳴

賈甥書几銘

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願息聞
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彊而夕惕

八僊桉銘

東臯松菊堂飲中八僊桉八僊何必來松菊自吾伴

藥篩銘

得精於摘爾病惱除過百草木無以苦荼

以洮研易賈彥德所藏端研因以銘之

洮之厓端之谷匪山石惟水玉不可得兼一可足溫然
可愛目鵠鶴何以易之鴨頭綠

贊

東坡先生真贊

非儒非僊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繳亦不乘風雲而上
天何居乎猶心醉經目營海既逍遙乎濤瀨忽焉橫杖
按膝而舒嘯鸞鳳之音猶隱耳而人固已反乎無在也

三老圖贊

如畫無言謨夔高前如畫不動才文武用或問管仲子
曰人也仲如其仁以君霸者聖有踐形賢有具體若三
人者可謂人矣

南華真人畫贊

乾傾坤頤口海鷲岳其朕日月大空之灼其詞風雷萬
有之作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蜨乎何有夢想惟周
能蟲惟蟲能天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謂之聖人者非
也

松齋主人寫真自贊

是真是假是不是畫人爾人爾誰非似者一點似人不
能知在不言中如印印泥

內贊

彌勒真身分千百億汝幻亦然愈分愈出分千百億不
離箇中汝與彌勒衆生普同

外贊

我冠正笏貌若有知如此畫人不言靡施木則在園馬

則在廢匪用于梁亦不以驟木馬何咎

李夷行易初贊

井序

元豐初補之教授北門而易初為掾汶上以事至魏相
與語甚歡建中靖國改元補之守蒲津而易初在幕府
始得其為人之詳易初形貌神意無塵俗累趣閒而技
通中介特而外猗移輔之以學問未見其止古之所謂
可畏者為之贊曰

頎然而長者君之狀如竹如松脩然而遠者君之意冥

冥飛鴻退然而藏者君之行有時女容介然而高者君
之操雲間孤峯蔚然而葩者君之詞草木青紅盎然而
和者君之氣觸物者同載是六者虛而游世孰叶唐許
儻車彼視

董汲秀才真贊

鵲實非脈假脈而言太子可起和實以脈遺脈而知良
臣將死故鵲不能死生而和不能生死既有制之者矣
亦有知之者矣術兼於道是謂醫理誰其知之惟汝陽

董子

張汝平牧牛圖贊

吳機殘幅或休于屋有訛其前亦鬪而觸鼓文周篆缺
不可續鏡歌漢辭亡不可屬東坡歎此折劒毀玉是畫
非筆牧者非牧誰能觀此亦目非目

雞肋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題跋

題段慎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畏糧就學者成羣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畫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

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抑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為霸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
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砒砒
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拙之間其致思未白
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
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
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

閒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摘間求之以比砒砒美玉
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彥脩以帝胄妙齡秀發不懷宴安之習志學而慕義
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蚤有美名於流輩間
窮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為
之記且書焉文辭筆墨燦然可觀惟彥脩有以得此也
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

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迺凝於神張顛觀
公孫太娘舞劍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
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而緡畫史孟仲寧獨
善學知余得意績事中惠聽余言使集吳道玄闕仝韓
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筆為白蓮社圖甚
似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峯之異者曰飛來往時湖口李
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竦而九崿武功和仲曰是壺
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耕道亦得其
石於豫章小而特穎川龔喜曰是小飛來也耕道則抵
掌喜而懷之曰是當與壺中九華俱名天壤間雖一拳
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戊子六月壬申緡松菊堂題

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
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
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
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
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
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
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
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

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
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
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
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
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
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
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
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

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
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
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

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
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
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
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
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

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歎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匕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

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莫為秦相不以慊於

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竒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樓子環駟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

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
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
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
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
也

書毋丘震御印歷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
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臯陶湯選

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
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年所當循而不改者
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
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為已甚而不肖者不待
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隳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
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鬪士
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捄其弊
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

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羣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歷

者詔曰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
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為不世
之遭而祕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筦庫
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
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為士者日以多以臣補
之為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
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為士
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

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
他而獨以選士為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
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
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
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
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為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
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
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為而

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
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為漢中興
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
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
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
記

書陳洎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洎初為

開封府功曹叅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
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
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
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
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
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
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
申爾曹依違懼旣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

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自恨不及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傳道於淮南見履常於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為東州聞人以謂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於緡傳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於言詞者聳然增慕昔韓愈有云本深

而末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於
愈之言益信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所
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為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其重
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為之其功猶在於百年之後
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今以守
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徒幸而

治且有聞者則徙愈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充之則已矣昔子產為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效欲其緩而遠者如

此故唐盧懷慎亦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
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
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
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
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
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
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
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

用以得殺無足怪也而況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蓋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髣髴修庠校損庸役便轉輸勸調貸綏背蠻折留獄興圩堰繕郭壘皆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為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志也昔陳平有興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

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
達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
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為人所不為故用於讀書為文字
致思高遠亦似其為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其語多物
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為淡例作一種不工無味
之辭曰吾似淵明其實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

離舟中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高五尺而狀異甚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峯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艤鍾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竒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為當塗郭祥正以八十月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嘗萃

森聳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

跋林逋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裊徊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點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疎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

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
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
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廖明畧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禦寇曰今
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
斷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此志與氣之所稟
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

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於禮文悍鄙屈於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畧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櫻世患嘗觀曾敬之會稽尉解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推剛為柔意少貶而

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千載凜凜猶
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為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
怪乎張良崔浩皆昔之所謂豪傑良宜魁梧竒偉而狀
貌迥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踰於兵
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
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於事
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
自喜不廢為清便豔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

平居富為清便豔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情余知其亦不
害為鐵心石腸也而明畧所以期敬之不亦遠乎然敬
之不汙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
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
之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

政以得民心為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為至易之意若曰
豚魚信猶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心不附之

雖鳳皇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畢至非祥也夫必有誠
心實事如柯侯述之得漳民民以為惠而鵲應之斯異
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板其蹟而書之
虎徙珠還雉馴蝗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迺知
之廣陵掾擘乃侯長子數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
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於東坡公所期元祐
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无咎題

跋董氏唐誥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於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誥猶在因就予求燭出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為順宗山陵副使祕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譽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缺雖甚細字皆可識蓋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所行予起喜曰憲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

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
元和間譽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為董侯慶然獨
怪京兆君為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於時而其施設
不少概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閏
六月之六日為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
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
其莅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為尹者兵部侍郎韋
武後此為尹者尚書右丞李廩而新史尹不書故逸董

氏餘考之又合其名於告者曰中書侍郎為鄭綱自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為杜黃裳自太常卿遷曰給事中為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為趙宗儒自右庶子遷綱黃裳號賢相登宗儒讜直不回皆元和初一日時才選也最後郎中兼者卑不顯乃不得質予嘗讀韓愈順宗實錄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尹也自李實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即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亦

自外入為博士皆以是年也愈後寢用乃至京兆尹其
選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以一時
事知之當如此後二告皆董泚一曲沃簿一猗氏丞長
慶大中時告也漫缺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
考即京兆君祖為珪曾祖為端里為京兆府萬年縣洪
固鄉貴胄里而端以下及泚凡四世粗見乃次序歸董侯
董侯中武舉為將知方略慕古人也必有功名以不媿
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晁補之題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顏公以耆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邢和璞聞而歎曰此所為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摩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忿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為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為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昔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姿獨得亦忠

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埃倭墮之姿追蹟紙墨之間遠矣

跋翰林東坡公畫

翰林東坡公畫嶰蘭陵胡世將得於開封夏大韶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叅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啟事有博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公平

居胷中閔放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蒂者而此畫水蟲
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殊不類其胷中豈公之才固
若是大或出於繩檢小亦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
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
試折衷於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
容光必照焉歸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牆隙
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
夜光之劍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

用大者也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數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窟不能追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罭之所常萃鱮鯉鱒魴頰首萃尾之間蓋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謂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

馬與鱣鱓所常覩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覩鯢首尾之目針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度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為鯢則稽天之涯覩不見其不足一以為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繫神而不以

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隱几脩然去智以觀天機之
動竄以多足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
晁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丘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於畫類之以觀物
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而知吾事
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天下之名知白
者莫我若也漢舉於學慕魯直而喜白畫時時自撮筦

為竹枝飛鳥煙雲天機殊妙以比文字殆似魯直自然
獨得不可相與者予既拙於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
試以此內觀譬聞解牛得養生其可哉

跋董元畫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畫近視之幾不成物象遠
視之則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弟杜天達
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蓋師董元此董筆也與余二軸
不類迺知自昔學者皆師心而不蹈跡唐人最名善書

而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觀歐無虞覩顏忘柳若蹈
跡者則今院體書無以復增損故曰尋常之內畫者謹
毛而失貌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晁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恕先高賢絕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蛇蟬變化壽臣
父叔記之矣然恕先要為難知以為異人耶自應會意
物表不當復賓賓效世俗為者而此畫本範模闕吳輩
一二曲折毫髮點綴惟謹不謬豈大匠誨人必以規矩

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峯疋素本末作
童子紙鳶中引線滿之離絕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
求者哉彌明道士云吾不解人間書而石鼎聯句極唐
詩之巧語侯劉輩以謂吾就汝所能者為之恕先其近
是哉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趣人物之
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不能文名

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述作也以其習之專
守之不易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蝸丈人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
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嘗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
付與耶雖然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
哉是言歐虞褚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
聞它能伎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學者
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況詩

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窮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穠纖橫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絕藝也然

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於此者覽其一知其它稱是也

跋第五永箴

高彪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然予謂箴亦詩若賦之流爾昔賈誼鵬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屬之至誼傳乃皆去

兮字則與詩箴何異彪與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暢者
名箴而實賦也

跋蘭亭序

始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
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使萬禩之
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
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魏
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

於得原失信不為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
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遲莫
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
定何足遠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
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
三千女而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
晉捨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叙事
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

物鈞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
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
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臬
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
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
又曼卿墓表其畧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

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竒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
時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
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闊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
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
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
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為佳句其地在邑東郭
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業園諸子之
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

跳嗶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驚奇怪想
見山陰品彙之盛徵詠石句為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
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為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
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子先世與曼卿厚
子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
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勿與同里郭
力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迺撫文忠
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為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

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
大方字廷賢芻字堯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
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己巳潁川晁補
之无咎題

贈劉範子

緡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達觀亭為甲
高竹大柳臺可眺而池可釣也余紹聖間始居緡日從
邦式語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玉雪蓋方今隱者也後

數年復來亦治東皋五畝宅以老而邦式亡矣見其子
某慨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望日

書邢惇夫遺藁

邢河陽既哭其子惇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
絕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
孫公銘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為序端叔為補之言補之
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
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為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惇

夫將死託邪它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惇夫書
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雞肋集卷三十三

謹案卷三十一第四頁前五行豈非所謂倒行而
逆施者耶刊本行訛道據下文改

第七頁前五行則是余與淵明俱欲以此自終刊
本俱訛倨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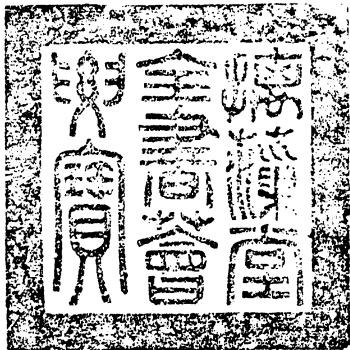
卷三十二第五頁後二行蔚然而葩者君之詞刊
本詞訛同今改

卷三十三第六頁前六行樓子環刊本樓訛接據
史記改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晚多閒居頗屏世好刊本屏
訛并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書邢惇夫遺藁刊本惇訛敦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燁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貢生臣王廷樞

謄錄監生臣杜成